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二百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孫起鵬

弇州續稿卷二百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應黄州在明

招提握手垂三十年萍梗江湖無復理值然至西曹借軀緩頰以為赴義者其在耳目間猶信宿也公治郡一

不稱時趣即脫屣之因山為林蒔藥釀酒隱然仲長樂
志之風比之柴桒殊不寒儉聞賢器復繼武更足慰目
前僕自癈㨗𢦤一丘一壑蝸涎足潤而誓墓不堅覥顔
强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復出期庚辰以
來始能痛割去之生平嗜翫不掛一絲誦白馬之遺編抽
玄牝之秘旨長齋六時懺悔宿愆以此了餘生粗覺具
少味耳恨無能分供也教授俞先生自詭與公莫逆因
其歸聊爾附候幷有所刻兩藏經典數種呈覽不一

唐滁州

不佞王父司馬之獲從文襄公後也世父藩幕君且同塾師矣而先御史大夫在散署時又獲奉文襄公拂拭不佞又於班行中一再接狀元公顏色則辱公世講之後非一日矣不佞有離蟲之好且好稱說循吏業而執事工詩工文章工為州邑則不佞之稱神交又非一日矣張令君又亟稱令先君之有隱德也執事諄諄賜之書重之以幣俾追為志銘不佞縱能辭地上烏能辭地

下第卒卒少須臾間俟長夏無事當敬具草以俟後使來可取也新詩多爽朗有致八咏之章所謂不虛矣賢於上章左丞哥舒開府多矣寄明卿而寵靈及於不佞知執事之見存又非一日也

范司理

得執事報書具金丹大指此更數明師歷數十讀而不能決者執事一覽了之遠則僧一行近則程伯子不是過也僕似亦有管中之窺粗與執事合然而不敢從者

同類有情終屬汙褻恐異日不免天宮駁放一也未免於人小有所損損人以益己非造化心二也築基之際少不如式不能無决撤三也臨敵之際萬一不勝則敗隨之四也取之而不得則必他取其勢流而為彼家五也廣有採擇淫聲外聞得罪名教六也後讀黄庭真人在己莫問鄰何處遠索求姻緣始豁然若有悟以叩師真亦遂胳合執事從容涵咏之久當必自會也賜環故有說惟荆老亦同之或水或土皆蓄深意此時未敢為

執事道盡楊生非忠臣後非有文行王生非工詩非貧僕不敢與還往亦不敢以聞執事執事意果不異敬服敬服使琉球二書拜教後却奉納也

張司理

衰嬾杜門苟簡一切即君子之至於斯或有不克見者屬明公按部則首沐干旄之枉嗣後一奉酒語三接茗談不意垂盡之年獲覩海內偉人歸與兒曹及之且詫且幸明公虛受若萬斛之舟鍊事若百煆之金而查滓

融洽襟度超豁尤出意表至於折節文士傍攟藝林不逐物情譁世忌文舉彥昇之倫不足多也信使遠馳致手教累紙傾倒之懷彼此無異少公翩翩麗藻機圓語妙自是當家稍一涉獵泠然心賞惟於仄韻疊句小妨吟咀盍中原之音多以平入仄若獻吉于鱗茂秦則無此累矣其他名家少有能避者俟從容當為一一銓出所命拙序固不敢辭第未免佛頭拋糞奈何卒卒口授不次為罪

曾長洲

僕以穀日謝親交應酧而筆研舊逋尚未及洗擬至暮春始得一切放下從辟支禪了此生四日前忽有以除目至者恍然莫知所繇當是廟廊搜括陳人殆盡因而竽及耳僅嚮者匹夫之節不固靦顔朝列見憎白簡即令日不出豈能於下田充隱弟不欲負庚辰香火一念以此上孤賜環之恩下拂推轂之誼有所不恤兄謂動靜原無去來皆一心所造此是造極語僕之不動心是

本無出意非關學力也旬後不免走蒼頭上乞骸章小損兒輩槖他無足言者使迴附謝不一

又

承損餉新茗領訖喻及出處具見超脫僕嘗與陳雨亭銀臺言有應跡而無住心則居士之與宰官何別但庚辰初念不可負耳邪侍御長者故不惜為一傾倒然未嘗為擊唾壺何由窺我千里也黃圖解元再相會否亦有所告否大抵吴民易感亦易怨士大夫易譽亦易毀

惟信我之不可奪者餘則採物情而酌之可也末世斷斷避嫌之事賢者為之矣

又

兒子輩初自吴歸云臺意似不佳流言籍籍殊為懸情旋聞已消釋甫自慰而家弟馳信來謂得之王中丞所則白簡有所指摘矣足下心事如白日中天唯是小不避形跡然亦何足相染家弟又謂所擬量移於一方施絳帳畚𦉢亦不至出惡聲也足下但自反照追省於此

際加涵養琢磨却是一番功力每讀孟子稱四十不動心而又曰動心忍性同此心也而又有動有不動此公案不可放過大抵吾人未到聖賢地位不怨不尤則可不愧不怍則不可僕老矣木食塊處於一切世事皆未敎無能為足下鳴聊致莫助之愛而已前月末將斷筆硯覺得於胡廬山先生未了一念捉筆成衡齊序既脫稿而讀之殊不能有所發揮以此灾木不如覆瓿也兩日計當移疾請假聊此奉慰加湌自愛

又

清上人來得兄書跫然之音令人耳開若聆大呂兄之愛我深矣念我切矣獨所謂三喜者於僕未之有契也僕臥舟中粗自蝸殼特為鄉親友所嬈不勝其煩尋得留都一大老書極誇省臺靜勝而會副樞之命塵念一起遂成地獄種及至此間為試士困以酧酢兼苦筆研之繁種種魔境盖未幾而有亡弟之變矣肺腑中裂形神不親以故懇上乞骸之章而不蒙賜允且未敢再上

支吾至來春當圖一决平湖丹陽慷慨有志行人也麻城廣大教化主也若謂其禪謂其理學謂其養生則愚固未敢信也兄謂世果能用僕耶僕尚可用耶邇來小建白徽窺其兆矣孔廟一疏自謂獨見諸公中亦有以爲信然而卒見寢夫焉能用僕也兄試讀之以爲不然則僕不可用也今年閻希言去境極佳肉身至今不壞聞羅近溪去亦自瀟灑瀟灑僕或可自信不壞吾不能也清上人幸一二接語福德僧也學行俱入大乘境但

未知透悟何如耳此二門各有人獨吾儒太牢落闕

朱之格物

王之致良知故自畔同若致得盡格得盡終自成一局面不狠狽也兄明年得一南清曹可乎僕且歸恐不能待耳餘不次

徐推官桂

公以一輕刀破騰而訪我知寄悰良厚夜談雖小暢然以老病畏寒不能步履而從弇中尚是小缺陷新詩有

學有才情有字有句必名家必傳後無疑也唯在乎熟之而已李杜沈宋王孟諸賢百年而後豈以品山定名代次第耶小間能成一詩以壯公意茲則未及耳新刻三種附覽

徐嘉定

劉介徵雅士也坐間覺温風時時襲人與小語雖未際極亦有詰會恨僕方困河魚不能多盤桓耳乃用鄭重為謝使我愧陳孟公梅雨周洽謳歌溢耳其波入婁者

則練之餘也公方勸農省歛而念及方外病叟損餉種種新蒓薫柑敢不拜嘉蜜洗初啟封光彩溢射雖叔夜鎗元常玦美寧過之第僕夙有此好聚亦不少庚辰歳偶感其累心屏付兒輩不置眼久矣靜室中窪尊坏飲竹牀木几無直一鏍物何敢溷此珍器乎却附使上之幸寛其不恭也殷無美豪飲劇談故自足賞徐茂才者奇士久困轅下非公焉能使之驤首長鳴也餘不具

傅司訓

公入剡餘五載矣經術行誼為諸生表儀僕雖土室如
夏甫亦竊耳之而復從邸報中覩薦剡則益大慰惟是
長器見顧亦云已有百里之除而尚何寥寥也從政者
新矣豈尚欲持久任之舊耶僕夙障不能掃除見陵二
豎老態種種而辱存念過深飾獎非當損餉皆廣文齋
中物挾以烟霞色令子猷意爽尚恨不能為扁舟之造
也杜武庫左氏癖者千餘年而得公砭之昔人僅能通
鑑紀事本末留第一義以屬公皆大快事所委穅秕之

引不敢辭第受役筆研方苦而病益甚幸少寛之冬中必不敢負宗伯公即取去作中郎帳頭物且云欲有效於門下僕尚未獲卒業也秋氣向深加飡自愛不一

又

公以學行淵著表表人口薦剡再騰實張司馬與直指使之識也僕何力焉而猥用相謝毋乃使草莽之人得竊朝市權乎以公之材入長六館出宰百里少足展驥而當事者僅用常調量移雖復匡山彭蠡之勝日供几

席如攄吐不令盡何行矣除目且繼下矣左傳屬事僅一見之而荆老即秘為帳中物如蔡中郎之於論衡再叩之弟云尚有欲商搉者僕愧槺秕導精粱翻足相辱以故不敢再請也麋鹿之性與豐草長林狎特欲脫覊絡以保餘年耳非敢偃蹇朝命襲髙潔名今幸得請矣食物種種皆烟霞味謹爾拜嘉厚幣却納併有雜刻侑覽不一

吳斷事

天縣寒伏團焦中跧跼如蝟方取榾柮煨之而使者衝風雪來以種種山味見餉染指之餘飯及妻子此感何如承示病目大抵中年以後精神不甚在阿堵唯清心斷慾節飯勿食煎炙五辛及他濃味静以俟之不可責效攻治也春事殷時公病愈扁舟見訪僕尚能破例一出瓠壺盛濁醪荷葉裹蔬糗為公作弇園主人也一笑

吳詹簿

入雪中哭故人幾失公幸免題鳳一作羅浮夢煞至侵

晨出候則仙舟已發矣悵仰間更辱報謝九畹道人與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屈作弇園供爲辱矣輒以東海三醉冑相報尤辱也或公拍浮酒船時更以爲佳耳腕瘡草草極不恭亮之

又

衡寒抵陽羨遂造玄亭忽忽如夢聲伎供張之盛都已忘之唯孟公高情與叔夜酒態依然可想耳新構一軒枕白蓮池頗幽潔得公所惠竹牀竹墩置其中佳客至

可坐八人更以公瓻中菇佐酒便增一段瀟湘色小簞踈簾此間故不乏也像賛幾作篋笥物檢出幷二扇汙訖奉上殊不足錄所命振始堂記堂在何園園何地何名中何亭館卉樹竹石以何年他屬以何年歸幸一賜示庶筆底縱横且不落寞也餘不具

文子駢

應門者至圑焦出公剌驚喚小藍舁竭蹷抵河口則僊艎在縹緲間矣無威明之疾而有季長之慢如何可解

家弟言公遂焚牒不出昔陶公去彭澤尤以束帶見督郵故今河南雄郡也同守貴是督郵以上官何所感而飄然棄之令人想見千載箕潁間色公如有意和歸去來乎請具子墨客卿以俟間與家弟言先待詔公在玉京當拍手歎呼佳兒或博士先生鼻息不能無小咈然耳一笑

凌際叔

仲夏辱公枉駕而應門湯拒遂成題鳳以故於陸生便

致其不自安而公不以為罪逺屢教存副以隆貺愧感何如世人好言太史公而於班氏遂成鹵莽譬之習書者歸右軍而忽忌大令不知父子家法縱有小乖不能以寸公此書行所謂班氏朽骨得蒙榮造矣弟往往令小鳥抛糞佛頭殊不為雅業已相許旬後可令人見取不免為公作蛇足

凌郡丞

李君之使至復拜手教惓惓念我年來正得頑悍力耳

所謂山神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盡也家弟移臺疏甫上即棄繻出關於前月七日抵家矣賞心者謂其好道離跡者以為弔詭不知其自倦游一念借之歸作老農老圃耳生平於故人竿尺殊鹵莽前歲始曉令侍筆者錄得數紙及撿子與明卿子相書百之一并僕近稿錄去姑塞白耳屠青浦處為作一紙公可令蒼頭別持索之家弟亦令檢得少許後附上也不知公所梓合令古人或顓本朝否鄙意以長書論事理若望之少卿子

長之類小簡叙寒暄如晉人致語分作兩部庶為全璧唯公自裁之

又

前謂交遊翰墨尚當有數種故作此報既令兒輩檢則多失之令僅上二卷聊以存姓名可也僕比來百事俱灰冷菜羮豆藿一飽後即兀兀枯坐而千里故人以筆札見役意輭不能作白眼郤之誠有如公所笑宿障者若序吴朝卿文則坐陸生見迫以貧病老儒可憫寂寂

數言聊用塞白殊不闗方寸也王百谷善竿尺仲蔚意不能新郄善守陳調亦可收采否漢書評林序應於難弟所見之是了前歲諾亦公所笑宿障也不一不一

劉子威

忽承教札修禮過共非弟鄙劣敢承弟本無所受亦無所證止是蒙師真度引於苦海中一掉頭耳去彼岈殊自遼邈也來喻此形已弊久生無樂王道者亦言吾丈精進之甚至厭此四大便擬割之夫厭戀等弊耳如來

所謂衆生相壽者相也四大誠幻造然欲借此修持異日有身外身不妨舍此皮囊兹則未可也繼首坐香烟未絶儵爾脱去尚為虔侍者所笑以其落陰耳勿助勿忘毋欲速毋見小敢以為吾丈告二詩雖降格而精詣之意故在白香山見之當擊節純陽老僊或便未薦如何王道者見亦無大謬徐驗其定力耳

又

季秋之朔為兒子苟忝名場報者羣噪匿避一室兩日

而應門以尊刺見示則僊舟已西邁矣念僕非皇度遼
公非鴈門守何敢偃蹇稱疾得罪左右乃公不以見尤
手書繾綣有加於昔至新集之貺恍如被穆如而聆鈞
天也弟本毫髮無所得狀若可以捐俗者逌為鄉里麋
集勉强趣承今始一弛肩忽忽如夢追唯獲者皆幻累
者獨真歡喜之障殆重於憂苦障矣公自是晨下謫此
緣猶在綺語一掃而空之為望所需諸經刷裝都未及
却從家弟所覔得一部附覽不一不一

又

昨歲杪得張幼于一札來云公猝中末疾不良於行已復得一札云有起色矣已又聞之人曰平矣故不敢通訊問以瀆閽者而私心之為憂為疑為愈則亦三也乃樂天和尚至則於錫頭得手教滿紙公之念我篤矣九月遘喻少君與受静坐訣三日而真氣動不著意想而法門所稱開闗交脉者畧畫得之周身殆徧令則歸腦中了不竒且時時為杯酒徵逐所奪無足為公道者筆

研一途少時腸肥腦滿勇於構思浮名見被時亦熱中今老且厭倦矣而嬲者不止譬之歲計入不千緡而日食且萬錢胡以應之又誌表之類雖稱為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歷居官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頴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公何所見而⿰齒羽賜豔且公之才高於僕僕固知之亦公所知也大集已付剞劂毋論海内及後世即眼底已有俞君房吳瑞穀郁人文王少卿

四鍾期矣何至作伯牙嗟也所示顛倒凌厲者為何人
弟處絶無相間公者於公處當亦不間僕縱有之何足
挂耳人生不滿百長懐千歳憂當是有情癡也使有身
後名不如一杯酒此則安樂法也樂天者與之談時時
詰會後知其坐天池以片語挂搭托鉢者雖薄業作甌
脫聊爾應之疏辭似宜稍益華實恐見者以為杜德機
少損施心也如何如何

啟無笑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灑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吴中丞峻伯為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土即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餋魚數千頭中搆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金石古文

右室畫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鬵釜魚畜少鮭脯厎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即呼酒數行醉輙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奇善觴詠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俗客見撓者雖呌呼竟日了不酧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而罷峻伯謝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

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詣便爾弟聞其垂橐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啟寧容於東山坐嘯耶前送足下詩方醉極偶成即以付書房不復能記何語後檢出始知疊用韻真倒𣊬孩兒也已改押矣今再書一扇呈覽倘寄君典亦佳餘不贅

又

泥金至練川者初似不在足下與子念輩歎咤移晷及得足下信而後喜可知也以足下才寧復終老公車然

數受造物侮倉皇不能不寘欣戚其間如子念所傳兒子豈不關痛痒政謂其尚堪跳踉耳一賀札在袖中垂磨滅恐野人姓名墮長安便作齒頰間物次且久之而足下之誨已先我矣中間見飾過情僕何能為德於足下足下名故高於僕非若東野少游之有藉於昌黎眉山也金馬褎然高第旦夕步武木天比之菑川生則殊少精彩奕奕足睽射後生數輩拜相封侯故不為晚唯在沈深其智勇俟時而發之耳虎榜幾四百人足下固

多長者游同志者為何同調者為何僕雖老尚能呼子墨以俟也春來羸病幾至委頓賴藥餌扶持漸有起色貝錦之餘乃復有齒及者真畫蛇之足也宗伯知我哉曳尾龜以泥途為快久矣誠不慕太卜之寶藏也兒子憨甚何地無三餘於千人口頭揑怪亦任之而已中夏尚凉北土當益加飡自愛

又

前見足下耳熱沾沾得窺斲輪妙用第謂出語必不經

人道則又與學士計之此本目前物恐拶山網海䶌為罔象所笑惟幸錄示一二以解我疑夏令改中久霽猶自清和披閱之暇時舉一觴以佐餘銳勿但如蕭世誠仰靣看屋梁也新刻左氏頗精并有漿脯筍葅少許將意蘇長公外紀能為我小料理否足下一目數行不過假兩夕力結奎壁天上緣亦是佳新補博士弟子遂無一相識者令人憒悶憒悶

又

前拜手書叙離睽之懐與彼中風土物情怳若坐至喜堂促膝對語也適見王二云如姬免身又得一雄良為兄稱快若乃循吏之績遂冠三蜀薦剡之美追蹤古人此固兄能事也游刄多暇燕坐齋閣江山之勝盡收之錦囊能推示一二以慰老懐否僕覲處湫隘漸不耐寒暑徙之鄉落又為客追跡更成勞費夜警入耳轉歸弇中昨歲九月遘異人授以一訣頗得其力四體小暢恨為鄉里腰領所苦文酒二責時時自中恐不免墮落耳

聞輩上君子尚猶有齒及者僕老矣匏繫一室即不敢望作五湖長何至腊顏於諸少年前也傳張氏子弟存者尚能自活僕前聞其狼狽意似憐之深感兄見為於故相誼不至是也更欲草一文奠劉司空而懶未命筆去人迫不及矣所命素卷不知欲書何作扇先汙訖附上陸楚生欲買舟造兄大有問舍意令似不成行矣亦兄之幸也家弟在南省甚清適子念邇搆一樓橐澁未就兜子卜居淡圃之左亦窘物力周生坐客遂不減其

父時吾家阿瞻擧兒秀美大創廳事及傍水閣不免負
素責矣奈何王二見過云感兄恩凡三附書不浮沈否
欲伸絲蘿之約故自佳偶爲一達之餘惟珍食自愛

丁休寧元甫

使者自休陽來拜嘉訊大幣已出教札幷前所浮沈於
伯玉司馬一出讀之不覺拊膺加額故有情生於文文
生於情語求之古人古人有足下文不能通足下情求
之今人今人能悉足下情不能詣足下文於目中所見

信無兩也追奠先大司馬些些章感激用壯使他人見之尚為心礫而況不孝乎然至所以慰地下之靈而寛不孝兄弟之大罪者又何宛篤周至也弟非不孝所敢當耳足下美政久而益新加以錦心繡腸圭璋令器大計之後必晉擢臺省議國是然蛾眉掞目不待入宫而後妬慎之慎之僕自得亡弟耗懐抱劇惡靡復生趣且覩公卿中貴於我而少於我者倏忽之間便為異物故決意乞骸上章待命於弛擔中謂少得息肩而文債填委

歲聿行暮多藉手而入土者忽忽應之轉更作筆研獄
阱欲作一二詩送足下朝天而不能幸少寛之必不後
也鄒孚如千里乞文以諸什見贈大有心致足下外渠
與周武選曾博士皆志趣髙朗不羣何癸酉之榜多賢
乃爾令人快然長途自愛不一

黄司訓

夜歸自顧園雨中得接眉宇雖匆匆不數言然知足下
為長者既讀見投諸作味其清穩永雋歎曰侍御公有

子矣尋聞雲間諸生稱足下清操至行束修不行而誨無倦復歎曰華亭有師矣徐孟孺來談足下幟不一而足則相語曰縣官有人矣既出篋得足下書執禮恭而見飾至更令人顏靦汗洽不敢當僕東海孱書生也妄意鉛槧之業不能自閟以有此聲晚而好佛又改趣事黄冠執志不堅復隳塵網一語一步皆成悔尤足下但跡黔驢之龎然與其聲之鉉然而疑其有長技耶誤矣誤矣曹事小間於江山之勝當小有酹猷以示足下玆

則未敢餘不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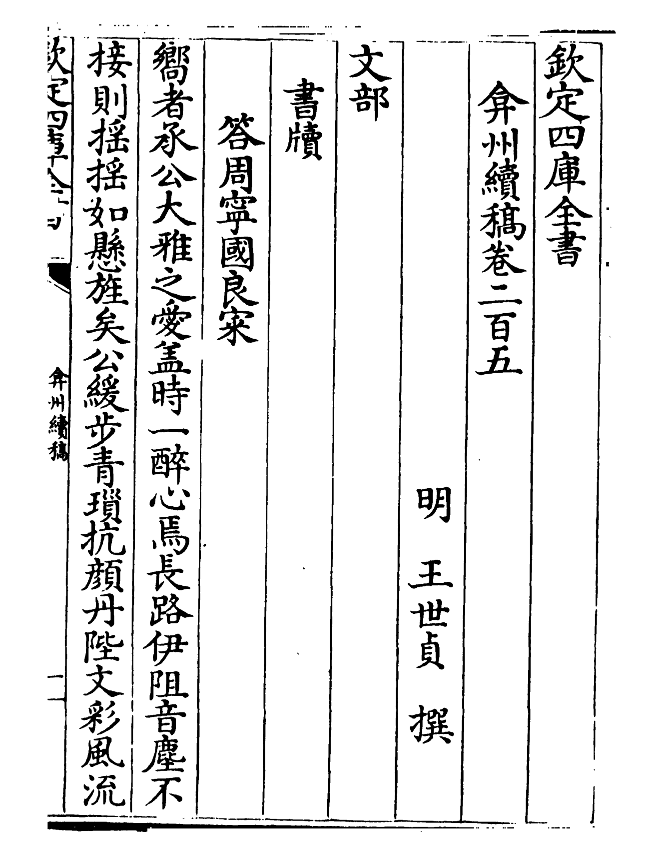
趙司理

自足下以令先公不朽之托而過我弇中也時方抑塞憔悴未盡吐其竒然而一接清範聆緒言霏霏若楚蘭之流芬使人臭覯自爽別後僕轉入幽靜足下公除再補校藝蠶叢射策金馬縈問休暢自分濁水無望清塵不意岩穴之跡不固誤玷徵書備乏留省盖去足下宦游之地僅一衣帶水而衰嬾無由通候問乃辱足下以

大誨先之叙舊懐賢緗縿纏綣累紙未既悉讀羣編珠池玉府其諸寓公奉使之什宛然長慶間攀大歴署園之擬懐縣連珠之倣博生不啻如之僕固喜其來而悲其晚也乃子與德甫明卿則先已得足下真令人妬深春雪之麗非敢遽酧亦是下情由來所願但近接亡弟訃悲咽摧哽一字不能成咏痛唯此子嶙才好士風尚不淺使遇足下必把臂入林而今已矣命也據梧授簡辭多不倫大睨拜嘉弁有薄侑不足當瓊亮之亮之餘

不次

弇州續稿卷二百四



弇州續稿卷二百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周寧國良寀

嚮者承公大雅之愛盖時一醉心馬長路伊阻音塵不接則揺揺如懸旌矣公緩步青瑣抗顔丹陛文彩風流

暎帶一時慕者趣風忌者繼之此世法之常無足為怪若乃九子諸山為公几案謝朓李白諸賢遺詠當公杯勺從容匠心揮斤千古則達士之遐軌遷客之希遘也世貞天地間長物耳倦游之餘偷息一丘偶有所窺自附於野麋塗龜之後喪魄軒冕銜恩貝錦盍非日夕矣公之餙許雖若愛我毋乃使我掩耳乎哉敝郡卑濕不足以當公褰帷倘其惠然尚能披襟領教沈太史名士蚤夭托在鄰壤幸一垂盼其家江使君歸卧比安樂否

承雅貺附謝幷有不腆比於獻縞仰祈鑒納萬荷

龍司理

僕來留都將一嵗矣所接裙中諸名士亡慮數十咸籍籍稱老兄仁明之政迥出輩流而親賢愛才種種高誼乃知汪先生不為阿好也初見廣文之請心甚歎服高賢識見故自不凡永嘉枕海倣湖千巖萬壑名勝自古而山腴海錯足以佐酒巵秘監之吟諷右軍之揮灑非老兄孰能三之僕之嵗數與易卦俱滿矣失計誤出遂

成小草友于庵忽不及面訣人生幾何而遘此茶痛昨
冬粗有建白懇疏乞休而不蒙天允今春當復繼請弁
中三徑與一二邊廬尚未蕪也聞新都相公甚為汪先
生推轂而齟齬忌者然再登薦剡矣想當有出理弟時
事消息大有可憂東西二垂已非疥癬肘腋之間漸成
癰疽如何如何暘谷公想朝夕晤對陽湖天絶令人色
飛不妨一月卧游也黄甘見分已自珍矣又重之以機
杼乎唯是扇頭佳什漸當懷袖如對叔陶風度珍重珍重

人事蝟集小間當思所以報和也不一

容藏上人

前得一膽法相無領慈誨刹那間如甘露灑第飛錫莫追則又成阿閦緣一見不再見使我耿耿在想向者敬諾粗叙已於新正齋日完訖第非個中人效顰作門外語了無益於緣事耳汪居士其信解裴相國張無垢流也文筆則勝之鉷中善信如林得渠片言檀施自積故為顓作一書達公不憚跋踄則妙矣憨山和尚福德士

也過我精舍與陸尚書共飯而去僕愚不能൧領要似復還師觀道印亦在此周旋想欲聞者不一

陳司理

始不佞在郎時而曹甥子念以書來為執事先云將有先公不朽之托於墓也及歸而子念云塟期迫從伯玉司馬請撰矣伯玉猶之乎不佞也既嘉則來則道執事之意未已而貺幣大教旋一平頭將之盂啟緘而肅如也先公為嘉隆間名臣天下所共仰而不佞亦嘗一望

見顔色固願爲之執鞭者生平好掇拾文獻爲一家言豈以執事命之而更有阻耶第誌銘旣出伯玉而神道碑復自維南宮洗一小巫夾二大巫間神氣當立索矣傳體不他及子姓又事取大者故不能徧想已悉許君不作銘辭似是墓表體三品大臣賜祭塟當有神道碑不當表執事更一請之許君何如聞已禫除旦夕圵首爲國家持大體赤幟誊類先公建方面勛而不獲伸其學於朝宁之表是在執事宏大之而已

于澤州

往者見公詩而異之以于鱗心印有在矣自是間濶不聞問盖僕嘗入備九列者半歲所公甫捷南宮而以艱去若相避然信所謂缺陥世界也今得上黨書極傾吐之致新詩朗朗明月投懐而公所善屠長卿沈東霍周元孚皆時得效蒹葭之倚則豈必捧盟盤親杯酒談笑爾汝始為交友哉于鱗羽化忽垂十載子與復成異物矣存者家弟外伯玉及三甫然各天一方鮮可上下唯

有讀書灌園暇則以濁酒澆磊落耳鑠金之毀久置度外所恨於二蔵不得力來期漸迫良足慨歎見惠詩選遺珠乃李氏青箱也梓之恐為年少所窺且與公共之秘為中郎帳内物何如汪時元所行非盡出于鱗筆削中間亦多遺恨安得與公青燈促膝一商搉也長卿才甚宏麗間有士衡患多之累宰此荒劇不廢嘯歌真敏手也異日中興循吏文苑唯二公所擇耳山西風氣蕭瑟加飡自愛

王蟾汾

僕雖以幸獲從事於公弈梓之末緣素昧顔色不敢以贄通也郎城寂寂空谷甫啟門而使者至開椷捧讀則叙神交之往衷申兄麗之來資悠然雋永有餘味矣子與乃僕三十年故人數離聲合惜不能盡獻頑石以攻其玉然至語萬里時時比鄰矣玉叔則迨今猶是竿牘音問之友婁得其詩讀之以為可艫背馭風乃有言其人魁然河朔長者也孫山人肩瓢笠而訪我婁城里時屬

陰晦小兒爭噪之以為物也者至與揚扢文史叙國家典故幾奪何憲五花簟後來郎中相與兩月避暑亦能用麈尾代表家齕是三人者而公皆與之相下上因而推及於我收之門下之籍得毋為彼知人累乎哉百一集詩皆精孅圓秀珠而徑寸足媚川矣亦何必三斛也四文能於天心月脇中下釣緡得寶又復奇健令人噤伏僕譬之乎好談玄者三十年守丹竈不敢離故步一寸依然凡鉛君身自有仙骨旦夕玉京矣何所資下士

耶不揣扇頭一歌非敢仰酧貺美聊見情耳大幣實拜長者之賜新刻數種幷雜物比於獻縞統祈鑒納不宣

朱在明

僕自昨冬多應跡且受寒入春忽善病幾委頓家弟强為進肉食以藥餌輔之髀肉隱隱起月來偶感瘧肉忽低令復漸起矣得書知念我而足下亦同此疾何二鬼之好病君子也新桃二種皆佳乃至傾筐之餉分遺鄉里篤老即飫孺子耳華亭梓劉長生注黄庭經要當於

訓故外賞之弇僕所作山園十記附去或亦當足下卧游也

又

得書知近况為慰長生真人注黄庭殊不為黄庭計要自各暢其妙耳然入門與得力亦不在盡觧要自偶有際耳僕此言大似孟浪第實不外此數日内張肖甫汪伯玉兩司馬狎主我弇中社而胡元瑞洪山人與伯玉二仲㡬至僕强病與之飲噱霍然良已以故子念不敢

進公之使者二詩既出予念手頗與俗題稱匿之册中尚可掩拙今乃欲疥彼壁又玷彼懷袖乎勉强捉筆不免老米所謂懟惶殺人也一笑一笑

又

賢伯氏枉駕不能為浹日飲良用歉然公至永嘉探故人因為天台鴈蕩之游未聞嵇吕有此勝事知奚囊所積不訾願安承教適以先人不得已事出句容轉訪陽羨見者謂是怪物所遇不免紛紛觧嘲今復歸蟄矣仲

氏與子念亦偕行然未嘗一日作公青鞋白㚒行逕也雅䏶拜嘉入春當掃逕以待

劉錦衣

自舍弟入覲後有一札奉候起居更辱報䏶之雅自是僅從一二友人所窺吾丈調劑國是斡旋造化之妙而貞寄跡方外游鹿豕而居木石不敢輕以野人姓名數瀆台重然至私心未嘗不依依也先師以夙緣契上真以節誼脫世網以静悟為入門以恬澹無慾為教主而

貞苦海中人也蒙援而出之以故棄家室捐身名謝絶一切人間之好而不顧雖上乘若未有證而區區色身小覺輕安矣荆石宗伯具草以傳見委盖欲舉其正大明白者以杜夫妖妄之見耳不意其反見目為妖也詞若稍有張大然得之親見親聞非有所粉飾也區區餘生可幽可竄可辱所不分者乃至欲毀供奉上真三楹之屋與蜕形七尺之龕耳兹事賴相公及一二元老主張吾丈調護可以無他但窺伺之徒以荆石公為奇貨

不無隱憂唯冀台慈弘護大檀越功德與須彌並崇下情無任悚迫懇覬之至

又

甲申之冬拜翁名香嘉鮓之惠旋有小啟及成一排律附謝不知使者無浮沉否天上故人幾事萬緒無容復念及草莽即僕巖穴之跡不妨轉深亦未暇上援第今者失計誤出幾成小草亡弟一別遂至終天乞骸未遂形影羈孤忽忽計無所聊如何如何昨覿邸報知言路

徽指自有所屬全不為翁而一剗即歸雖見駭於遠邇而天之待翁良亦厚矣翁食太保莊襄公横草開疆之勛環衛以後自積忠勤今得賜歸以太傅而拜太保公之墓翁之仰承於天不為不隆矣二百年緹騎帥居此官者獨陸武惠朱忠僖及翁三人而已武惠之精敏與忠僖之寛厚翁殆兼之而調護保全良工苦心是二公者俱不及也僕所見士大夫多矣於翁有深惜而無遺譏以此長有縁野可也亡弟托契非常翁必有作俾之

不朽敢因吳明卿大參使便聊爾附聞明卿執文絕世而林居有饒日得相過從倡和楊司徒之於薛播州江開府之於徐祭酒又成楚社一盛事也近況無可相語唯有歸耳餘不悉

曾子澄

天假之緣復從師竹太史得公一晤言惜夜色蒼莽烟波飄瞥更成怊悵耳公才大非僕比然世之不能用僕與不能用公一也僕於四歲前已灰心矣所以勸公收

精歛明於商山中尋一片紫芝地葢實有所證也張司馬報書至矣謂曾故材將僕亦耳之第傳在閫中大負俞將軍正氣堂集中所謂十不可者即此子也嗟夫俞將軍何必減江陵公哉第物情如此豈必待智者而後決見太史幸致聲刻二記完當多惠數紙也

又

別後匆匆如失念磊落奇男子若公者誠目中無兩旋聞過松陵與沈嘉則一邂逅足暢吴興凌大夫斤斤守

錢庫不暇設應門三尺至賣書斂作歸裝人間法大概如此耳僕七月為瘧鬼所侮幾委頓九月侍仙師羽化於直塘即捐家付兒子葷苛一瓢一衲佛道書數卷入精廬當老死是間不擬出矣七尺易料理漸以輕安唯揶子大一處起滅作幻未便廓清之耳公大善知識得準提三昧何以教我近草得仙師傳試讀之何似竊謂出世人作出世事本不離世間毋奈一闡提衆何昨始與師竹太史一相聞有心哉此君覺亦有深高枕意不知

得果否沈令報言似為公畧處分墓田事已謝之且屬之矣上谷張中丞書問公何以不成訪僕謂非石頭路滑將緜茱萸水淺也一笑

顧山甫

沈日章市口也顧獨能談足下苦節高蹈令人㝵端拂拂有烟霞間想不謂歲邸一見之張生所然意足下眇小山澤癯耳乃魁然頎軀河朔一大俠酒酣耳熱慷慨抗揚騷雅下上今古宛然南華說敘彭澤咏荆軻狀男

子不可測乃爾兩月復從沈所得足下書若以僕為可與言者諸體詩一帙讀之調高格蒼警語時出令九原可作廸功必為歎賞念欲割鏹與沈謀梓而一序之覺為百穀道盡矣百穀所謂平原患才多者也拙詩二章見鄙況知不足酧來美等於縞帶而已謝都尉乃能容足下耶褚伯玉過王僧達郡齋止於談松桂千古不謂非信然哉

洪山人

齋廬邂逅未能擇野菜作乳糜以待而誨語清切則飫公醍醐之味深矣得教知以氷雪息駕秣陵改艤南嚮將遂歸永嘉鴈山龍湫當自氣色第恐翹材東閣待公而暖寒凌觧嚴逍遥順風無所不可鄧隱峰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似亦不必硜硜一節也僕且衰矣浮沈業海中雖怳忽若覩彼岸尚自杳然乃可復墮塵緣入鬼趣耶公愛我深矣所以用愛則未也新歲為道俗事見撓不克詳報亮之亮之

王承父

歲晏峥嶸日為應酧文字見役刺促無時息肩殆不止如足下所謂而已歌辭竒逸宏麗第足下米汁之好逾甚安能托鉢乞齋飯耶酒徒兼詞客亦佳似不必於中有取舍也顧君誌銘已敬諾恐亦足下所譏袖中物既已譏之而復紹介以請之何也一笑

又

飯後偶一出而遇陳氏人得足下書讀之始知有太君

之變令人酸鼻塊處不能躬致束芻之敬俟元馭丈入當謀所以少盡也此君雖善病而風骨更轉倫然思亦朗朗僕僅一堅頑石耳玉師誤許之恐費椎鑿力而不得寶如何如何游仙歌故應是未居憂前筆奇雋溢出種種烟霞色相然是鸞背時語非坐蒲團守丹竈時語僕不合愛而詠之數過無明業發混沌復欲破也公毁定亦當為我小破齒耳餘不一

又

僕雖已鑿坏然於生平二三故人不能遽舍方寸㳟中有客談足下天台病狀令人心酸旋聞已勿藥又云即起未能灑然欲走一信馳訊而雲雨虛無竟莫可踪跡兹辱示八行怳如面奉顔色何慰如之足下云三十年光景為吟詩弄酒送却此二端亦未可盡非弟酒能使人病何僕嘗戲言苦吟不如痛飲樂弟飲道成可朽生骨吟道成可不朽死骨今猶能為足下舉之取東可也自壬午改朔太原公無日不病則元馭無日不愁以至

大故雞骨支牀幾遂滅性即僕亦不能安寢息也足下嚮示行實當即送元馭所無從問之令始令其蒼頭檢散帙尚未得尊命改作記鄙意以不若崐崘山人傳為得葢傳可該記記不能該傳也刻經有數種留俟足下弔太原公致之不一

又

足下過訪時方在沈冥妬足下儼然氷玉數以大白相沃馮陵不已宜足下之我恨也誦來教莊語雅謔時時

有之則齊東酒酷也然足下我規也則我師也僕以九月遘一異人授我以谷神之訣三日而証矣絶飲者餘一月而家弟歸促膝懽噱不覺時一中聖覺其無害復成豪舉然足下去之明日而此異人旋來見誚良苦今則戒童子毎會不過三巨羅止矣故曰足下我師也雖然足下嚮大作醉則厭醒人一作醒人便厭醉者足下故當自厭令令當復自厭故也何足下之智於處已而畧於處人也嚮望足下亡所携巳忘之大約是阮家竹

林中長言耳足下戒我飲而後許携一斗白菊酒白菊固佳乃欲以一斗酒作我一嵗資也呵呵讀諸詩轉多轉不忍釋手嚮談雖哺醩之餘亦似欲為足下效齒牙之羡而懼赤眼者之惡發若足下所舉十年以前爭依名家以自起十年以後又且擊名家以自立甚者手摹擬而口雌黄自欲成佛作祖不嫌操戈入室此大中時病然究竟言之茍能盡埽宿障天女鴆茶一切皆空即使未鏟名根大樹蜉蝣任其揺撼後千百年王承父無

恙僕亦無恙此曹何為者序稿呈覽欲手書付剞劂緣無格紙恐誤行欵坐是中止亮之餘不一

又

得足下手書滿紙兼示白下諸詩怳然如覿管幼安眉宇所諭顧益卿中丞於遼陽幕府執圍築亭儲酒葺以待足下且分一月俸及紫團參貂襜褕為餉即僕亦叨霑焉此君書辭小半是念足下語曹生亦在所憐昔人所稱高誼薄雲天於此君見之矣近得王辰玉數行

推足下為山林之聖若一入長安門未免降作班固表中第三品弟能单騎從漁陽度山海關而東小忩旬日口吻即入蓮花幕矣足下尚望附僕而圵耶冬初小有建白即上書乞骸骨未蒙天允歳當復請耳舉朝擊一大璫不能勝朝門咫尺作筆札脣吻戰場六十餘老人尚堪於此地覔生活耶邇來日了文債形神不攝終須於墨池中淹殺無計廻避如何如何吴叟譜序亦其一也才盡不復能佳塞白而已逸史僅存一本俟得副

即專致鄴架不悉

又

足下以僕留滯周南故不平耶僕之不能址盖嘗誓之太原公所而南八座又無缺耳非廟廊有意薄之也熱官難作不見少宰邇日遭猘口耶僕近再疏乞骸不獲請部辭極熾太原書來云元老寧放我必不放兄考績在六月不免𥟍纖一行力與二老言過即歸堅卧矣彼寧能以一官羈我令老死白下也益卿念足下甚足下

但渡白狼河勿問丹鳳池可也㞎玉稱足下山林之聖恐是欲足下堅山林之節耳草次不具

張子予

前聞足下無端為直指所窘瞻美歸云尚在浮繫世途好燒琴煑鶴寧止一人一事悵然悵然僕已寄跡方外不復甘腐鼠而餓鴟見嚇轉甚近戲語瞻美云吾欲出張將軍難不如入就張將軍易也如何節腹所餘金少許助洗沐費又喻蘭溪新刻景濂先生詩或可醒困眠

也足下何不委兕羲伯子趺宕肇牀茶竈閒亦足送日李于鱗云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語故有味也歔歲成一歌擬贈伯子不果令為出之若沾沾者不無更作廼公行逕乎

王丈格

始者叨楚臬獲再沾咳唾之惠既徙郎鎮則渺然矣而猶幸再於尺牘若奉面也歸田以後吳楚各天鱗羽遼邈雲夢之夢托之於縹緲想像閒竟成子虛而已近始

於賢從中丞公處得聞起居之畧令人爽然作天際真人想天錫難老歸乎與太衡並峙諸山培塿斯下風哉貞不自量要起婁蹭供人齒頰雕蟲之役憊不得休近始能一自創捐家而出乃知披緇頂黄亦尋常男子事耳非久或得順風而造公問道也短札附中丞公以達不敢勞作荅唯幸存之

劉玄子

僕避囂遯墟落間一歲所矣而見跡者麇至不貸而會

復小有鷄狗警不免復入城棲弇中方閉闗謝客而使者以大貺至矣長箋娓娓則金蘭之契藹然新詩爾雅則玉案之酧不薄及開藏徵大集讀之乃有見遺七十四韻者僕故未之覩也即覩之寧能齒莽足下若此僕自束髮操觚來于今年六十矣生不受人恩知已之感時時有之然自于鱗二三君子外亦未有大踰勝足下者也足下欲僕一言以為珠玉之導僕何敢辭苐筆研之戒數盟之佛前而輙倍之今歲六月始真斷矣柰何

息壤在彼請少遲之隧而及泉可也足下才高而學博其氣若祖龍之吞六雄其庀材用事又若徵六雄之宫材而聚之咸陽先諫議藻語逸情雖未易及此二端者當歸小許公耳諸體無所不妙長律排比填押不無武庫利鈍小加磨淬便成千莫又聞足下精於玄理倘不我薄指示一二以相印證騏兒時時稱足下奇男子今當握手公車無奚入計元瑞就試及江右有吳生太原有黄子皆其人也相與上下千古其樂何似勉旃强飯

自愛

劉將軍

嚮者偕足下與在明子念登縹緲披襟暢飲雅俗信口覺足下於斯際蕭然神澄故知長槍大戟中不能着正平大雅也質明遣一介操豚蹄斗酒出候舟次則足下復與在明五鼓發矣後有不腆之幣附在明致足下不謂其尚未達也信使千里而來手書勤拳寫致肺腑古體見贈宛爾棲泊令人心折特奬飾過情非所堪承耳

他作種種有獨詣之致尤可喜者不蹈他人影子惟淘
洗未盡小存蹊跡耳永嘉珍芭冠絶諸果魏文僋父乃
以西涼葡萄勝之不滿一笑僕歲得之王陽德大叅及
近沾侯公子葉別駕之惠第令騰自足下先之一時傳
咀以為快事併他餉皆酒家上佐也詩宜和但迫冗小
違遲之不一

又

辱手教滿紙及册中詩歌字字從肺腑流出不蹈襲一

語令人爽然足下之窮甚矣千里名駿驤首長鳴僕雖負孫陽之識而不當燕昭之寄徒有歎惜而已今西北并州諸部與好叛之士合大是隱憂安慶小寇亦非疥癬閭井菜色猶尚仳離僕不知稅駕之所計唯有一歸而已歸則又似負國家甚悔一出之為小草也龍君善奇男子借足下以慰落莫大是勝遇此間筆研填委應酧又時奪之春日稍長必當成一詩奉和也損餉黄𣏌百頭十有六全然不免書生風味若君善所致則佳矣

草草奉復不次

何將軍

公別後稍取新集讀之甚清麗而樂府七言古五言絶尤宛宛有情致餞俊語大抵訟芻詩脫餒餡氣將軍詩脫羖毿氣乃不受少年雌黄耳公詩得之矣吾吳中惟元凱都尉能於肩鼻上戛不律縱横跳踉遇須厚集其陳以待之餘不足畏也謦公喉咽間意似欲僕一言之弁而僕已厭筆研不能應矣在告弗克呼藍轝出訪擬

烹一伏雌以待弇有薄致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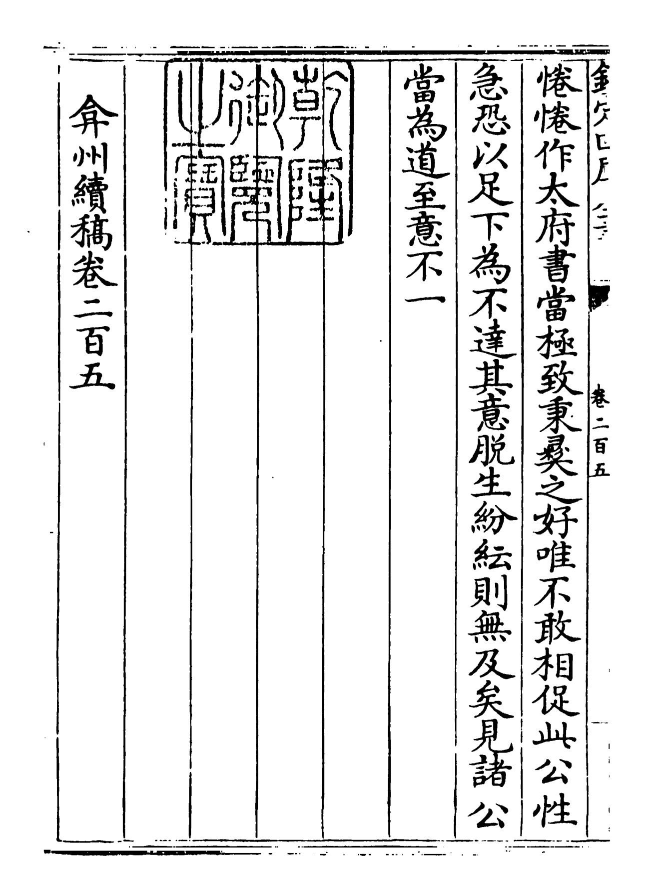
傅伯安

自門下之北徵則拜教貺之辱而僕方戀蝸殼塗墍耳目不能偵驄馬之踪僅以一緘報謝而已乃者匹夫之節不固遂成小草而門下方引疾高卧威鳯千仞固非檻猿籠鳥所敢望也山中讀舉賢大疏如汪伯玉司馬戚元敬少保文武為憲邦家之楨豈不足一當啟事而動成掣肘元敬已矣伯玉而猶躍淵良可歎也家弟以

拮据文事致中膏肓委篤不起僕虞淵之照厭厭就墮何心復作官人以故懇乞骸骨而微誠未亮更博勉留為識者笑計當終一決耳陸成叔出公手書約與薈蕞古今詩篇且云書成當令不佞序之不佞何能為役惟是千秋不朽盛事以公神鑒固當上合刪述第取材宜廣定格宜寬李于鱗之不能厭服衆志可戒也成叔為桂玉所驅杪歳戒途惟公憫之不一

陸中復

向者辱委先中丞公神道碑草次塞白在公不忝太丘而僕則有愧中郎多矣孟孺來顧復拜手教過弘飾奬且鄭感謝使僕顏更如甲別紙所示及讀上喻太府書具見仁人孝子迫切至情先中丞賢者太府豈所不悉特以鄉先生沒而祀於社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此重典也今以衆請而未舉以足下一書而遽行於厚道則有餘於公道徼不足矣且詢之諸有識者咸云太速須塟後而虞神主歸於廟而後神位登於學宮禮也念足下



惓惓作太府書當極致秉㚖之好唯不敢相促此公性急恐以足下為不達其意脫生紛紜則無及矣見諸公當為道至意不一

弇州續稿卷二百五